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

孙晓明 著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

Dier Yuyan Cihui Xide Yanjiu

孙晓明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孙晓明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81108-544-0

I. 第… II. 孙… III. 第二语言—词汇—研究 IV. 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3034 号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

著 者 孙晓明

责任编辑 蔚 然

封面设计 J R H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544-0

定 价 30.00 元

前　　言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必须掌握第二语言的三个基本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在这三个基本要素中，词汇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的核心要素，因为词汇习得贯穿整个语言习得的全过程。Wilkins 对词汇在语言产出中的重要性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认为“没有语法，很多事物无法表达；没有词汇，任何事物都无法表达”（1972: 111）。Levelt 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指出，词汇是言语产出的动力，言语理解的关键。显然，词汇习得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词汇在言语理解和言语产出中的重要性，但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一直是“语言习得研究中被忽视的领域”（Meara 1980）。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开始引起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汉语词汇习得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开展得也不多。本书主要关注与词汇教学密切相关的問題，以期推动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发展，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借鉴。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第二语言词汇习得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二章主要考察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分布不平衡的问题；第三章主要讨论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

词汇在机制上的差异；第四章主要介绍词汇习得领域的几种学习策略；第五章主要讨论影响词汇习得的因素；第六章主要考察配价动词的习得以及“了”、“过”的习得。本书大部分章节属于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习得问题。

序

在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以及交际法，语法教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词汇教学基本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同样，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词汇习得也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虽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学者明确指出，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词汇习得和词汇教学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但这种状况直到 80 年代才逐渐有所改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语音和语法研究。Levenston (1979) 曾批评应用语言学领域重视句法习得研究而忽视词汇习得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影响。第二语言教学主要关注的是语法教学，词汇教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没有地位，因此，词汇习得研究自然不会进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视域。90 年代后，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词汇习得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重要性，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涌现出大量的词汇习得研究成果，如词汇知识界定的研究、词汇量测量的研究、心理词典研究、词汇发展模式研究以及词汇习得策略研究等。词汇习得研究的这些成果主要得益于语言学领域词汇研究理论的发展以及心理语言学领域关于心理词典的研究。理论的发展使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近些年来，词汇习得研究已经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学科的历史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领域，汉语词汇的习得研究最初也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研

究领域。即使是现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词汇习得研究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值得欣慰的是，与国外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相比，汉语词汇习得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国内学者直接借鉴国外的理论，结合汉语的实际，探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习得汉语词汇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我们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差距。本世纪初，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领域涌现出许多汉语词汇习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词语的偏误分析；二是基于认知理论的汉语词汇习得研究；三是关于汉语词汇习得策略的研究。尽管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但是已有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的发展。在这个领域从事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大都是一些年轻的学者，孙晓明博士便是其中之一。

在汉语词汇习得研究领域，孙晓明博士一直关注国内外词汇习得研究的发展，一直从事汉语词汇习得研究，并先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探讨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词汇习得的规律。最近，孙晓明博士的《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汉语词汇习得研究又添新篇。这是汉语词汇习得研究领域一部系统研究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词汇过程和机制的专著。这部专著集中地探讨了汉语学习者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的习得过程。关于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习得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国内外亦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词汇门槛”的假设。然而，很少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词汇门槛”是否存在，“词汇门槛”是怎样产生的，产生“词汇门槛”的因素有哪些，当然，深入探讨“词汇门槛”产生机制的文章更不多见。孙晓明博士通过实验研究不仅证明了“词汇门槛”的存在，而且从汉语词汇的心理表征以及两种词汇的加工机制的角度阐释了词汇门槛产生的原因。这些结论对理解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词汇的过

程以及汉语词汇习得机制与加工策略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这部专著虽然谈不上汉语习得研究的鸿篇巨制，但却是一部扎实的、基于实验研究的学术著作。当然，这一研究还有些值得商榷之处，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目前的结论对第二语言词汇教学和词汇习得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学术著作。我作为从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多年的研究人员，看到年轻一代学者的迅速成长感到非常高兴，并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北京语言大学 王建勤
2008年10月9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理论	(1)
第一节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汉语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	(31)
第三节 关于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的思考	(34)
第二章 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的分布研究	(37)
第一节 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的研究现状	(37)
第二节 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在分布上的差异	(46)
第三节 自由产出性词汇的分布研究	(72)
第三章 产出词汇和理解词汇的机制研究	(84)
第一节 理解机制和产出机制	(84)
第二节 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的加工深度研究	(112)
第三节 产出性词汇门槛产生的原因	(126)
第四章 词汇习得策略研究	(136)
第一节 词表策略	(137)
第二节 语境策略	(138)
第三节 语义场策略	(142)
第四节 综论	(145)

第五章 影响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的因素	(149)
第一节 投入因素对欧美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的影响	(149)
第二节 “重学节省”效应对欧美学生汉语词汇 学习的影响	(159)
第三节 词汇学习方式对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 的影响	(167)
第六章 词汇习得的过程考察	(176)
第一节 汉语中三种不同配价的动词与汉语第二 语言习得	(176)
第二节 第二语言学习者习得“了”、“过”的过程 考察	(185)
参考文献	(198)
后记	(222)

第一章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理论

第一节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综述^①

1.1 引言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必须掌握第二语言的三个基本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在这三个基本要素中，词汇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的核心要素，因为词汇习得贯穿整个语言习得的全过程。Wilkins (1972:111) 对词汇在语言产出中的重要性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没有语法，很多事物无法表达；没有词汇，任何事物都无法表达。” Widdowson (1978) 指出，母语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词汇使用正确但不符合语法的句子，而不是语法正确但词汇使用错误的句子。Gass (1988) 进一步指出：“语法错误仍然可以产出可理解的结构，词汇错误会影响语言交际。” Levelt (1989) 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指出，词汇是言语产出的动力，言语理解的关键。McCarthy (1990) 指出，不管一个人的语法学得多么好，不管他的语音有多么地道，但是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或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想法，就无法用这门语言同别人交流。Gass & Selinker (2001) 指出，第二语言学习者所犯的错误大部分是词汇错误，第二语言学习者和母语者都认为词

^① 本节的部分内容原以《国内外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综述》为题，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汇错误是交际中最大的障碍。词汇在第二语言中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词汇是语言产出的媒介。显然，词汇习得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词汇在言语理解和言语产出中的重要性，但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一直是“语言习得研究中被忽视的领域”(Meara 1980)。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开始引起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包括：词汇知识的界定、词汇量的测量、词汇发展模式、词汇学习策略、影响词汇习得的因素以及伴随性词汇学习和直接词汇学习、心理词典等。和国外研究相比，国内汉语词汇习得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开展得也不多。本章将对上述研究问题做逐一介绍，以期推动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发展，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借鉴。

1.2 词汇知识的界定

研究者在开展词汇习得研究之前，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词汇知识？词汇知识的界定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而我们研究词汇知识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界定学习者掌握词汇的标准。

1.2.1 词汇知识的界定

我们认为，词汇是复杂的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具有系统性，并不是一个个具体词汇的简单的聚合。因此，学习者习得词汇也绝非简单地记忆目的语的一个个词。Nation (2001) 指出，学习个体词汇知识和系统的词汇知识是不同的。前者只需通过记忆达到认知的目的；后者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掌握拼写规则和语音系统。已有的研究并未刻意区分这两个概念，而研究者对于词汇知识的界定则是从个体词汇的角度出发的。

Cronbach (1942) 在从事母语词汇测试研究时提出了词汇的定义，这一定义奠定了词的多维性界定的基础，包括概括性、应用性、准确性、灵活性以及词的宽度。尽管这一定义是针对母语词汇测试提出的，但受到了研究界的关注，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引用。

Richards (1976) 进一步提出了掌握一个词的七个标准，包括词频、语域、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曲折变化（包括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联想（包括同义联想和词间联想）、概念意义和一词多义。这七个标准涵盖了词汇知识的大多数方面，但忽略了词的语音、书面形式以及词的搭配等问题。Richards 的定义对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正如 Meara (1996) 所说，Richards 在论述中并没有提到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的区别以及词汇发展和消耗的问题，因此仍旧无法建立描述词汇知识系统的完整框架。

Akmajian, A. et al. (1984) 指出，词汇知识包括语音知识、词法知识、句法知识、语义知识和语用知识。语音知识是指学习者要掌握目标词的发音，不但要知道它作为字的发音，还要知道它在不同语境中的发音；词法知识是指了解目标词的内部结构，知道它是如何构成的，可以加哪些词缀；句法知识是指了解目标词在句子中的作用；语义知识是指掌握目标词的各种意义，包括一词多义、同义、反义、上下文义、字面义和非字面义等；语用知识是指具备在语境中得体地使用目标词的能力。

Nation (1990) 从理解和产出性的二维角度论述了词汇知识的八大方面，包括词的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语法形式以及搭配、频率、语域、概念意义和联想。我们认为，理解性词汇知识是从语言理解的角度考察词汇知识，产出性词汇知识是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考察词汇知识。从个体词汇的八种知识类型和理解能力、产出能力等两种能力界定词汇知识，是词汇习得研究的一大进步。

1.2.2 词汇知识与词汇能力

Nation (2001) 指出，词汇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有效地听说读写。测试词汇时，我们有必要区分词汇知识和词汇运用。在语言研究领域，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区别，词汇知识和词汇能力的区分与应用语言学关于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观点是一致的。Jiang (2000) 区分词汇知识 (lexical knowledge) 和词汇能力 (lexical competence) 的依据是词汇信息是否被整合进入词条。具体而言，词汇知识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所掌握的关于形式、意义、语法应用和社会语言学应用的知识和信息。这些信息均储存在普通记忆系统，并没有整合进入词条。这些信息是学习者在学习词汇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讲出来，同时可以有意识地记忆的知识。词汇能力是关于一个词的语义、句法、形态、形式知识中被整合进入心理词典的词条中的部分，在自然交际中这些信息是可以自动激活的。Chapelle (1994) 将词汇能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在语境中的词汇运用、词汇知识和基本过程、词汇运用的元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一般用于说的作业中，在交际环境中学习者要克服词汇缺乏的障碍。如果词汇运用能力和产出性词汇量增长，元认知策略和补偿计划 (compensatory plans) 使用的频率也会降低。Hatch & Brown (1995) 指出，词汇知识是指关于特定词汇的语音、拼写、语义、句法特性、习惯用法、语体色彩等方面的知识。词汇能力是指词汇运用能力和提取能力，词汇运用能力表现为词汇使用的准确程度和得体程度，提取能力表现为词汇使用的熟练程度。一般情况下，词汇知识越多，词汇能力会越强，但词汇知识并不是词汇能力的唯一决定因素。词汇使用的熟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汇提取的速度。影响词汇提取速度的因素很多，包括词汇的联想程度、词汇的易触发程度、提取的频率和经验等，而这一切都与

词汇在交际中的使用有直接的联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发现，在交际中习得的词汇相对而言会比较容易被提取，在课堂上特别是练习不充分的词汇如果不能经常运用到交际中往往就会变得难以被提取，甚至会被遗忘。Haycraft (1978) 进一步指出，词汇知识与词汇能力的差异部分反映为对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的不同掌握。

1.3 词汇的测量

目前在词汇习得研究领域，常见的词汇测试形式包括词表法、词汇知识量表、多测法、联想法等，其中词汇知识量表和多测法的应用最为广泛。

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Symond & Penney (1930) 就进行了理解性词汇（识别词汇）和产出性词汇（回忆词汇）的测量。他们设计了两种测试工具，一种是用“多选题”测试理解性词汇，另一种是用“完成句子”来测试产出性词汇。他们的测试工具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测试工具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测试结果也很相似：理解性词汇的发展快于产出性词汇。

1.3.1 理解性词汇的测量

翻译法

翻译法要求被试给出目标词的母语对应词。Nation (1990) 指出，让学习者给出目标词的母语对应词是再认测试的最好形式。这一形式容易设计，而且任务也和学习者平时阅读或听的过程相似。这一测试的缺点是评分比较复杂，需要评分者熟悉学习者的母语。

词表法

词表法又称对错法，要求学习者读词表，并用(√)号划出自己认识的词。它的问题是如何界定认识一个词的标准，因为学习者很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词汇水平。改进后的词表法在测试时会加入一定数量的非词(nonsense words)，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它的缺陷。

多项选择法

多项选择法(multiple-choice)要求学习者从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选项可以是目标词的同义词，或者是它的解释。目标词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在句子中出现。例如：

tome ()

1. a rough split
2. a pain in the back
3. a large, heavy book
4. a type of hor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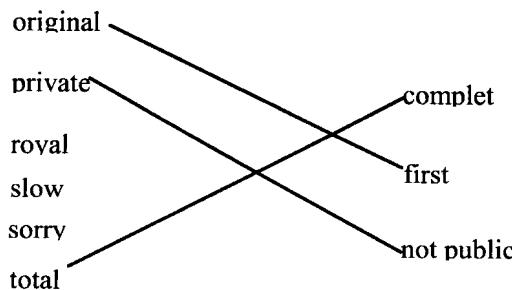
I met a celebrity last night. ()

1. someone who operates on the brain
2. someone who never got married
3. someone who is very famous
4. someone who makes clothes
5. I really don't know.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便于实施和评分，而且能够一次测试大量的词，但也存在问题。首先，被试可能知道目标词的一个义项，但该义项并不在选项之中。其次，被试可能并不认识目标词，但至少25%猜对的机会帮助他选择了正确答案。

词汇水平测试（Vocabulary Level Test）

词汇水平测试是 Nation (1990) 提出来的。这种测试的目的在于测量学习者基本的理解性知识，测试他们对词的最常用、最核心的意思的掌握。测试要求被试从六个目标词中选出三个词，与所给的三个词义相匹配。



目标词汇可以根据某一种语言的不同水平选择，一般每个水平包括 18 项。这种测试的优势在于便于实施、评分，同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猜测的可能性。

1.3.2 产出性词汇的测量

产出性词汇的测试包括控制的产出性词汇知识测试和自由的产出性词汇知识测试。两者的区别在于：学习者运用不常用的词是被迫的还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控制的产出性词汇知识测试 (Controlled Active Vocabulary Test)

控制的产出性词汇知识测试是 Laufer & Nation (1999) 正式提出来的。这种测试的做法是请被试用适当的词填空来完成句子，以此测试其词汇水平。该测试为避免没有目标词填入，会给出目